



海南 剿匪大捷

郝敬堂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海南剿匪大捷

L253.1/10



郝敬堂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南剿匪大捷/郝敬堂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1.4

ISBN 7 - 80623 - 257 - 5

I. 海… II. 郝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
代 IV. I25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

字数 214000 印数 1—4000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 录

	非常军事行动	
序 言	人魔之战	3
第一章	中国也会出现黑手党吗?	6
第二章	利剑出鞘	25
第三章	罪恶大曝光	48
第四章	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	102
第五章	阴霾过后是晴天	116
	海南剿匪大捷	
序 幕	开枪,为魔鬼送行	129
第一章	椰风挡不住的诱惑	132
第二章	“山大王”和他的罪恶家族	163
第三章	热血铸盾牌	199
第四章	智取布磨山	226
第五章	代号:潜 1 行动	267

非常军事行动



序 言

人魔之战

人类够不幸的了，自从来到这个地球上，就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：

地震、雪崩、海啸……大自然像个喜怒无常的怪兽，无情地吞噬那些驯服温顺的生灵。

战争、瘟疫、艾滋病……这些由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，绝不亚于大自然的暴戾，又把人类推向痛苦的深渊。

面对种种灾难，弱小而又强盛的人类步履艰难地从远古走来。

像地震、雪崩、海啸、战争、瘟疫、艾滋病一样可怕，海洛因，这个由人类制造的厉鬼，又向人类伸出罪恶的魔爪。

蒙受“东亚病夫”耻辱的国人不会忘记“虎门销烟”的壮举，不会忘记夷人包藏祸心的鸦片战争，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人曾最终把这个魔鬼赶出国门，以“无毒国”称誉世界的荣耀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白色魔鬼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复出，像一块恶性肿瘤，迅速蔓延。

共和国的执法机关在告急：贩毒分子日趋猖獗，吸毒人员在日益增多，由贩毒、吸毒引发的刑事案件成倍增长。

国人在忧虑。

法律在思考。

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了“禁毒决定”。

一场有组织、有领导、有法律做后盾的禁毒斗争，在全国拉开战幕。本文记述的是发生在云南文山州平远街地区的，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最大的一次军事扫毒非常大行动。

平远街，一座以中国的“西西里岛”自称的魔鬼城。

它神秘。神秘得像个可怕的黑洞。在这个洞底滋生着戕害社会和人类的罪恶。一批批人神秘地向它走来，又一批批人神秘地离它而去，一宗宗海洛因生意在这里秘密成交。一夜之间，那些原本穷困潦倒的毒贩成了百万富翁，金钱的驱使与诱惑，使那些突然发现“致富之路”的追随者加入了毒贩的行列，从个人到团伙，从国内到国外，从隐蔽到公开，这个可怕的恶性肿瘤在膨胀在裂变。不足 15 000 人的平远街，仅据已查明的，构成犯罪的有 870 人，其中毒贩 420 人，枪贩 308 人，既贩毒又贩枪者 77 人。

它恐怖，恐怖得令人闻而生畏，望而却步。大白天公开抢劫；夜幕下，枪声四起。哄抢国矿，盗伐林木，敲诈勒索，吸毒卖淫，杀人放火，犯罪分子如入无人之境，在这块“法外之地”为所欲为。一时间人们谈毒色变，避而远之。

它凶悍，凶悍得公然与法律对抗。犯罪分子公然叫嚣“公安进村抓人，我们就要开枪自卫”。州公安处长到平远街抓捕在逃犯人，被犯罪分子当场炸死。县公安局长去平远街逮捕人，被犯罪分子缴了枪。围攻殴打公安人员，打砸公安分局，聚众劫狱事件屡见不鲜。7 名犯罪分子在住宅里修筑了暗道、夹墙、密室，大量购置枪支弹药，公然与执法机关对抗。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这里已处决 36 人，判刑 198 人，依然有 36 名案犯在逃。

它怪诞，怪诞得让人不可思议。“凡是政策、法律不准干的，只要敢干就能发大财。”“坐牢一阵子，享受一辈子；杀了我一个，

幸福几代人。”怪诞的理论指导怪诞的行动。这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“自由王国”，随便买卖土地，多年不交税纳粮，不办结婚登记，不办车辆牌照，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。女毒枭王芬英一家有5口人因贩毒被枪毙，她依然执迷不悟。共产党员、村干部林洪恩经不住利欲的诱惑，也干起了与自己称号和身份极不协调的罪恶勾当。

在这个神秘恐怖的魔鬼城，人性在泯灭，道德在沦丧，灵魂被扭曲，法律被践踏。

云南省政府终于做出决定：对平远街采取非常军事扫毒大行动。

1992年8月31日，两千余名公安干警、武警官兵突然出现在平远街头，与犯罪分子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。共和国的卫士们用正义之帚扫除了平远街上空的阴霾，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共和国法律的尊严。

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。

历史永远记载这次惊心动魄的扫毒战。

“西西里岛”之谜

(中国云南一个偏僻的村镇——平远街,被人们称为中国的“西西里岛”。《解放军报》称,该地区在一股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的控制下……)

西西里岛,以意大利黑手党的发源地而闻名于世,这名字本身就带有神秘的传奇色彩。

其实,平远街和岛无缘,充其量不过是一片并不显赫的山丘,贫瘠的山丘下寄生着几个毫无生机的村落。

在五千万分之一的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它的位置,它和成千上万个普通的村庄一样,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。

它太小了,小得不足挂齿,7个村连在一起,总长度26公里,总面积325平方公里。

它太落后了,落后得几年前很难找到现代文明的痕迹。据

有关统计数字，至今这里年人均收入不足 300 元，还难以解决温饱问题。

它太封闭了，封闭得“岛”里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锻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，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似乎是惰性的、愚昧的、并不发达的头脑。他们不崇尚文化，以文盲自居，偶有几个小学文化程度者实属凤毛麟角。

就是这样一个“西西里岛”，一夜之间，成了全国的新闻热点，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。人们终于发现了它的存在，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畸形怪胎。

1993 年 1 月 3 日，《解放军报》用整版篇幅在“正义之剑斩妖魔”的栏题下首次披露了平远“严打”事件。

据报载：这是在特殊战场进行的一场特殊战斗。80 天的斗智斗勇，武警云南总队近 2000 名官兵和公安干警配合州、县工作队员并肩战斗，一举摧毁了云南省平远地区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，恢复了这一地区的法律尊严和社会秩序。

这个被称为中国“西西里岛”的平远街，是滇东南地区的一个小镇，它包括 7 个村寨，辖区面积 325 平方公里。近几年来，该地区在一股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的控制下，几个村寨贩卖毒品、枪支弹药等恶性犯罪活动愈演愈烈，有的贩毒团伙已同境外贩毒集团建立了毒品供销关系。犯罪分子还不断从国外贩入枪支，收购武器弹药，转手卖往全国各地，不法分子在恶势力的操纵下，冲击和打砸政府公安机关，打死打伤多名执法人员。一些毒枭用巨额毒资修建豪华住宅，专门设计了暗道、密室、夹墙，准备与我政府顽抗。

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中共云南省委、省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，调集武警和公安干警，彻底铲除平远地区这块严重刑事犯罪的“恶性肿瘤”。

人们震惊了，甚至有人怀疑这是记者故弄玄虚的杜撰。震惊之后，人们又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忧虑之中：这个毒害社会的肿瘤是如何形成的？揭开“西西里岛”之谜，人们就会从这些怪异的病灶中找到这个毒瘤的成因。

魔 · 鬼 · 的 · 宫 · 殿

（毒枭们竞相耗资数百万元之巨，盖成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别墅，而当地年人均收入仅 300 元。）

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房顶，彩色瓷砖装饰的围墙，高雅华贵的大理石屋面，镶嵌平整的瓷砖庭院，布设华美的家庭花园，显示奢侈和富有的音乐灯光喷泉，勾勒出花园别墅的外部轮廓。

这里不是旅游胜地，也没有国家保护的古典建筑。这一幢幢装潢考究、式样别致的豪华建筑是新近发迹的新贵们的私人别墅。

一座座别墅依山而立，傍水而设，突兀出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气势磅礴，蔚为壮观。豪华别墅不是权力的象征，而是富有的标志。

在田心村，这栋耗资 200 万元的别墅独占鳌头。圆柱形的建筑体上方，别具匠心地建造了一个半球体的茶色玻璃镶嵌的凉亭，大楼通体用大理石装饰，真是豪华气派！大门上方悬挂一帧书法家题写的“翠竞南天”的匾额。一楼是装饰豪华的客厅，客厅四壁瓷砖镶嵌，华贵的宫灯，精巧的壁灯，名人字画点缀其间，给大厅增添几分华丽和高雅。紫檀木雕座椅，做工考究的大理石茶几，又给这华丽和高雅再添几分古朴。二楼是主人的卧室，

纯毛地毯，豪华席梦思床

王彩电，

都赫然显示着主人财气不凡。三楼是布置豪华的舞厅，宇宙灯、卡拉 OK 高级音响一应俱全。内院清一色大理石铺地，外院有花草树木装饰。室内有花，室外有草，院中有园，园中山水相映，曲径回廊，喷泉吐玉，鱼游浅底，诗情画意。与这幢豪华建筑十分不协调的是那两道终日闭锁的铁门，铁门外是一间昼夜有人值班的传达室。传达室下面是一条地下暗道，直通一楼地下室、二楼卧室。这不为人知的暗道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。房子的主人叫沙国柱，如今他已走上法场，人去室空，留下这样一个罪恶的佐证。

沙氏别墅的对面，一字形排开 5 幢西班牙别墅式的建筑，这是马家五兄弟的住宅。大概后来居上吧，那幢规模最大、建筑最考究、尚未完工的是马家尚未成年的老五的私宅。

前去 10 公里，是一个名叫中寨的小村，山水相映的地理位置，怡人悦目的山野风光，新颖别致的建筑群，给人一种“世外桃源”的感觉。看看这个“世外桃源”最惹人注目的一幢豪华住宅吧：这是一幢中西结合的建筑，飞檐翘壁，曲径回廊，既有西洋建筑的典雅，又有中国建筑的古朴。两道高大的围墙将这座豪华的住宅分为内外两院，院中有园，园中有亭，亭上悬挂一对木刻的楹联：都言山人不识韵，千年古藤便是琴。入夜，彩灯高挂，喷泉辉映，给人一种“海市蜃楼”般的诱惑。室内分别修建了两个舞厅，最常用的小舞厅内挂着两幅裸体油画，不知是主人附庸风雅，还是道德低下，从墙上“维纳斯”那永恒的微笑中似乎找不到答案。房主叫马文卫，时年 24 岁，这套豪华寓所像他的年龄一样令人羡慕。羡慕之余，人们不禁要问，这位骄奢淫逸的后生哪来这么多金钱？

马文卫私宅四周，不规则地排列着马金和、马赛伟、马国明的豪华住宅，一栋赛一栋漂亮。这 5 栋别墅交相辉映，成为中寨

村暴发户的一景。

豪华遮盖腐朽，腐朽滋生罪恶。在张文华那套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卫生间里，有一个通往地下室的秘密通道，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，是一个地下黑工厂，罪犯张文华成天躲在这里负责制假钞。

当豪华住宅的主人们在灯红酒绿中玩乐逍遥时，那不远处土坯房的主人们却依然为“茅屋为秋风所破”而困扰。同宗、同族、同一块土地养育的生灵，为何贫富悬殊如此之大？为何有如此的天壤之别？善良的人们无法知道这豪华住宅里包藏的罪恶。

夜 半 枪 声

（此次行动缴获军用枪支 353 支，其中机枪 5 挺，步枪、冲锋枪 124 支，手枪 224 支，非军用枪 611 支。——摘自“8·31”“严打”简报）

云岭高原之夜，安详、静谧。

没有大都市车水马龙的喧嚣，没有标志现代文明的夜生活的袭扰，人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俗，打发无聊、消除疲惫的最好方式是上床睡觉。

砰砰……两声沉闷的枪声撕破夜幕。枪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惊乱，他们已习以为常了，在这个神秘的村寨时常能听到枪声。

此刻，在马国显的豪华住宅里，夫妻俩正在进行一次决定输赢的枪击比赛。

“谁输了谁洗碗。”这是奖励标准，也是惩罚措施。

“50米以内打易拉罐，以中弹多少定输赢。”双方没有异议。

马国显操枪先练，5发1中，暗暗窃喜，他知道这是难得的好成绩。

“你输定了，别打了！”马国显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妻子说。

“赢了呢？”妻子以问作答，显然是不认输，十分自信地取出那支属于她的精致绝伦的“瓦尔特”手枪，熟练地推弹上膛，屏息静气，扣动扳机，30秒内完成射击，比赛成绩：5发3中。

“还是别吹的好，洗碗！”妻子收起枪，不无得意地说出了刚才闷在心里没说完的半截话。

一场滑稽的恶作剧结束了，另一桩荒唐的闹剧正在开始。

一女枪贩从没玩过枪，第一次贩枪成功，试着打了一枪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她急欲挣扎着从地上爬起，左脚却不听使唤，这才发现刚才那颗子弹在她右腿上留下一个鲜血淋漓的纪念。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说不出她打了多少发子弹，也说不出她玩过多少种型号的枪支，只知道后来人们送她个“双枪女霸”的外号。

“8·31”严打的当天，罪犯马品彪自知罪责难逃，饮弹自杀。他死后，人们才发现他私宅的地下室竟然是一个秘密的射击训练场，用于做靶子的易拉罐被他打穿了上百个。

陈氏三兄弟，人称三虎。陈家与邻居李家发生土地纠纷，三兄弟持枪将邻居枪杀。杀人偿命这是自古以来的律条。凶杀案发生了，公安机关当即立案侦查，事实确凿，抓捕犯人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陈氏三兄弟持枪拒捕，一直逍遥法外。

马慈林，1990年贩毒被判处死刑，行刑前3天，他越狱逃跑。一个即将执行枪决的死囚犯顺利脱逃，至今还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马慈林越狱逃跑后，竟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街头。以后，他重操旧业，继续贩毒。谁能奈我何？他整天枪不离身，保镖不离左右，声言：老子就是无法无天。

王芬英得知丈夫纳本孝因贩枪贩毒被判处死刑，痛哭了一夜，谋划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她拿出 10 万元巨款，背一条麻袋在村里收购枪支，不到半天，买回各种型号的军用枪支 17 支，缴给政府，替丈夫赎罪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平远街地区近几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贩卖毒品和枪支的集散地，在这里，买一支枪同买一棵大白菜一样随便。从 8 月 31 日到 11 月 15 日，共收缴军用枪支 353 支，其中机枪 5 挺，步枪 5 支，冲锋枪 119 支，手枪 224 支，手榴弹 261 枚，手雷 16 枚，各种子弹 39 662 发，非军用枪支 611 支，爆破筒 3 根。

又据一份调查报告透露：多数军用枪支来源于与我毗邻的 A 国，大量枪支进入平远后流向全国 26 个省市及其他地区。大量贩卖枪支，不仅使非法携带枪支人员增多，持枪犯罪率上升，而且加剧了贩毒的武装化，强化了不法分子抗拒执法的犯罪心理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，严重威胁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白 色 的 诱 惑

（这里 90% 人家涉及贩毒，此次行动缴获海洛因、鸦片等毒品 1 060 公斤。——摘自“8·31”“严打”简报）

海洛因，一种白色、无臭、无味的植物晶体，它并不像标有骷髅图案的剧毒、易燃、易爆品那样可怕，那温文尔雅的外衣始终包裹着这个变了形体的“白色恶魔”。当它被红色的火焰点燃，化做一缕烟进入人体时，便显露出恶魔的本性，它疯狂地吞噬人

类的灵魂,摧残人类的躯体。它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一蹶不振,它能使一个富足的社会走向衰落。继战争、瘟疫之后,它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大杀手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,中国是受毒品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。那顶国人戴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是毒品罪恶的佐证,是炎黄子孙的耻辱。

人们不会忘记历史,也不会忘记那个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”在中国近代史上挥笔写下的辉煌的一页。

道光十八年春,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禁止鸦片烟。湖广总督林则徐感慨良多,面呈皇上:依臣之见,不革除这一祸害,10年之后,国家不但没有可以筹集的饷银,而且没有可征用的兵丁,此亡国之物也。宣宗闻毕甚悦,命他入宫,召对19次,授他钦差大臣,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务。次年春,林则徐到达广东,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,驱逐趸船,呈交烟土两万余箱,便亲临虎门验收,焚于海滨。其后,林则徐请求朝廷制订洋商夹带鸦片治罪条例。依据条例,洋人违之,就地正法,货物没收入官,责令其呈具甘结。

深受毒品之害的中国人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,并付出昂贵的代价,终于把毒品扫地出门,彻底根绝。时至20世纪80年代,随着国际贩毒活动的猖獗,毒品这个早已被驱除的恶魔又在我国大地上死灰复燃。它的出现,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,引起共和国法律的思考。

我国《刑法》规定:制造、贩卖、运输鸦片、海洛因、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,都应受到刑法的处罚。

1982年2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:对制造、贩卖、运输毒品,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处无期徒刑以至死刑。

1989年11月13日,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,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包括吸毒、贩毒在内的除“六害”统一行动。